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乔 迈卷

中国之约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中国文学

中国之约



中国文学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中国之约

乔 迈/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成都



不单单要“直面现实”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总序

文 怀 沙

握管面对稿笺，心头洋溢敬意。因为我在此刻——走笔行文之前，很想表扬一位远在 14 世纪中叶、并不知名、但确有眼光的文学编辑——朱右。正是这位朱右先生检阅了作手如林的唐、宋两代古文（散文）家，以他高明的鉴别力，从中推举最有代表性的“八先生”，并编选“八先生”的文章。这“八先生”就是被后世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继承朱右观点的唐顺之和茅坤。特别是编成一百四十四卷《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茅坤。这些人的功劳往往不被人知或罕为人知，所以愈加令人尊敬。

当我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在做好事，即将出版《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真使我高兴；命我作序，安敢辞？文库主编者出诸审慎，仅推出当代纪实名家十位。较之唐宋两代之八家，不可谓少。全书计三百万言，内容广及史海钩沉，社会热点，生态保护，人物造像等等……可算得上洋洋大观已乎哉！



怀沙老矣！比年自甘“述而不作”。细想起来却又与纪实家们小有缘份。今春以降，关于纪实文学的话题，我也曾在众人稠座中“述”过两回，一次是徐刚的《倾听大地》的座谈会，另一次是韩作荣的《城市与人》的研讨会。概而言之，窃以为凡来自真情实感者便具有动人心魄的“质”；倘益之以“文”采，必能产生美的震颤。一般而言，生活本身就是真实的。生老病死，能不真实吗？上班下班买菜做饭，能不真实吗？可是这只是作为一般意义而言，为什么呢？因为相形之下那标志着特定内涵的孩子们的哭与笑更真实一些；贫困山区田野老叟诉说的生活艰难要更真实一些。不知纪实家们以为然否？

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尽管生活中处处有真实，可是作为作家们笔下的真实有时却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这就需要追索，需要选择。或如历史，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更能见到真人真性情；或如现实生活，在离开喧嚣与城市的大漠、旷野、山沟里，由生存环境的艰难与负重所引发的忧患，更加值得我们去深刻认识和表现。

总之，“直面现实”很不容易。

我个人认为：纪实文学所“崇”者“实”，而“实感”必来自“真情”。但“实事求是”如落到实用主义的市侩手中，就会被歪曲得不成样子。这四个字也需要从另一侧补充，使之完善。我曾杜撰四字成语：“虚情索非”。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前者在表，后者在里。如能洞察、探究虚情之奥秘，寻索其“非”之所以然，始可得“实是求是”之精髓所在乎？

岁月之更新有时使我这样的老人常有目不暇给之憾，因此我



爱翻阅纪实类作品，但既非真实亦非文学的时有所见，如同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却也一律包装着“名牌”的标号。纪实文学从文学的门类而言，可以称之为名牌，盖因其内容的真实且又有文学的氛围、情趣、意境及格调，便能和读者更为贴近、交流。纪实家中的高手往往由此一端出发，借着天、地、人的大舞台，或放纵笔墨，或精雕细刻，或娓娓而谈，与天与地与时间与人皆可推心置腹。做到这一点自然不容易，那才是大手笔。何来大手笔？我之愚见，善于读书是头等大事，纪实家们面对现实的纷繁、复杂，多读一些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书籍甚为必要，否则何来广博的胸怀呢？

读书不仅有益开拓视野，也有助我们驾驭语言。

记得1983年湖南打算整修岳阳楼，有关方面找丁玲写《新岳阳楼记》，俾与九百年前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古今争辉。策划者真是煞费苦心了。丁玲特为此事找我商量。要我出出主意，因为我对“厚古薄今”心有余悸。所以就劝丁玲鼓干劲、争上游。我说，范的原文只有344个字，稿费还不够吃一顿饭哩。范仲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党员作家，理应后来居上。丁玲苦笑着说：“问题是超越那两句警句不容易。”我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说得好听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脱胎或点化诸葛亮所说的：“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再可以推到战国时代的荀子所说：“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我们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老子：“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近似的意思，竟能在相因相承中溯源长达1000多年。采用语言，犹如



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时空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到底，因作者的品质与文学素养而异。我曾有个公认博学的书呆子朋友，其实此公是个悲观的理性主义者。他经常以调侃、冷嘲或揭密的口吻，悄悄告诉我一些“千古文章一大抄”的新发现。其实，如何区别抄袭与点化，皓首穷经的某些学问家未必能搞清楚。

为了取得真知灼见，我们总是要走在泥泞的路上；

我们总是不能梦想着有人铺一条平坦的高速路直驶艺术殿堂。

或许这十位纪实名家自身以及他们笔下的人和事都说明了这一切。

这文库中严肃、认真而又斑斓多彩的纪实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是我们这个时代于世纪交替前绘制出来的长卷之一。

一个永恒的纪实主题，也许是：人类要向何处去？

连日京都苦夏，昏昏然，今夜却有雨声敲打窗棂，率尔命笔，不暇辞饰，是为序。



目 录

第一部 三门李轶闻	(1)
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位置.....	(1)
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什么样的榜样.....	(8)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16)
第二部 希望在燃烧	(19)
“铁书记”	(19)
“女包公”	(36)
一桩民事案件的演变.....	(49)
第三部 漠河大火记	(69)
金子镶边的漠河.....	(69)
惊心动魄的火花.....	(73)
空劳心思的小人物.....	(77)
死城，火神的狞笑.....	(81)
火城，生命的礼赞.....	(89)



救命部队·····	(106)
王招英：一个英雄的还原·····	(111)
阴影：从漠河到塔河·····	(118)
悲剧耶？正剧耶？·····	(123)
 第四部 世纪寓言 ·····	 (131)
题示：神圣的敬畏·····	(131)
双阳神鹿：奉献我心忧·····	(133)
时代正剧：富贵袈裟者·····	(137)
忘情：谁是临渴掘井人·····	(143)
寒雀子：富在反极·····	(148)
沉重的倾斜：谁之错·····	(153)
东海三为桑田：鹿歌·····	(159)
 第五部 中国之约 ·····	 (163)
引子·他山石敢当·····	(163)
农业篇：海不辞水 故成其大·····	(170)
工业篇：不知则问 不能则学·····	(200)
文卫篇：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228)
尾语·海上升明月·····	(255)
 第六部 天行健 法行健 ·····	 (262)
青年法学者的尖锐锋芒·····	(263)
一个法学家的诞生·····	(268)
振兴法学的迷人工程正在进行·····	(272)



第七部 乱世影劫·····	(279)
序 影坛轶事 惊心动魄·····	(279)
预伏杀机·····	(282)
风云骤起·····	(306)
挑战者·····	(333)
绝处逢生·····	(369)
虎头山“女皇”讨逆·····	(389)
尾声 历史的判决·····	(424)



三门李轶闻

在公元第一千九百八十年的早春时节，在我们国家 960 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件很小的又是很大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同凡响的，乍听之下似乎出人逆料、细细想来却又尽在意中的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像插上了翅膀，随着料峭的春风，迅速传往四面八方，在不同的人们中间，激起了不同的反应：有拍案而起的怒责，有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有庄严的沉思，有含着苦笑的悲叹……

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落——散漫地分布在东辽河左岸一片大盐碱滩上的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因此名声大噪了。

这是关于五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的一段奇异遭遇的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位置

旧历庚申年——猴年——的春节快到了。汗如流水苦累了一



年的庄稼人，兴高采烈地忙着杀年猪，淘米做豆包，赶集买年画，换粉条子，买鱼，打酒。半天上零星地响着性急的孩子们提前燃放鞭炮，空气中混合着淡微微的火药味儿，更使年关的气氛足了。

然而，这几天有一件事，比迎接春节更加吸引着三门李庄稼人的心，那是关于联产计酬、自愿结合划分作业组的消息。多少天以来，在积肥场上，在饭桌边，在月光和雪光照射的难以成眠的热炕头，干部们，老农们，父子、叔兄和小夫妻们，咕咕哝哝议论的都是这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包工包产到作业组，人合心，马合套，就不愁多打粮，多贡献，早富。但是，作业组怎么个划法呢？谁和谁在一组呢？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大队书记沈春亲自来村里主持召开分组会议了。他先召集本队的五名党员开小组会，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指示，特别提出，分组的时候，党员们不要聚堆，最好分散到各组去，以便加强党的领导。大家点头称是。然后，这才敲钟集合人。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社员大会，人们参加会议的踊跃程度可以同土改时候斗地主的大会相媲美。平时总是显得过大而空洞的“队屋子”，此时嫌窄了。来的不但有劳力们，一家之长们，也还有爱凑热闹的小嘎子以及奶着孩子的妇女。大蛤蟆头烟像施放驱霜烟雾似地呼呼升起来，把临时换上的二百瓦大灯泡都熏暗了。然而，屋子里很静，没有往常开会那种没完没了的闲唠和打趣儿逗哏。

书记宣讲了县委的有关文件，又讲了大队党支部的建议。那个建议很简单，就是根据本生产队劳力、土地和牲畜等情况，认为分成两个作业组比较合适。组划多了，人员不够角儿。

庄稼人心急嘴也急。沈春的话音刚落，有人就呼儿号儿地喊



起来：“这个政策行啊！拥护！既是自愿结合，谁就插旗招兵吧！”一人喊，众人应。会场上，呼兄唤弟，喊朋叫友，乱成了一片。

沈春一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心里也觉着高兴，暗暗佩服中央的政策深得民心，作业组一定能划分得好，来年生产错不了，就又急忙讲了划组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希望把骨干劳力和弱劳力搭配好，避免出现一头轻的现象，别的地方是有这样的偏差。同时，作为党的领导者，沈春书记当然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发扬风格，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等等。

报名开始了。有人喊：“我们是田富组长！”接着，就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又有人喊：“我们是王占河插旗！”接着，也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大队书记一看，更觉高兴，这不是事先就有串联了么！可见人们对分组积极性之高，对党的政策拥护之热忱了。但是，刚才念名字的时候，会场太嘈杂，念的速度也太快，连汤水不落的，沈书记没有太听清楚都是谁和谁一组，只觉得恍恍惚惚好像田富那个组多数是姓冷的，王占河那组差不多都姓王，似乎还剩下了一些人没进这两个组。沈书记赶紧动员：“既是基本有两个组了，也好，就以他们为基础吧，看看，还没入组的人，哪组要，要上哪组，抓紧时间报吧！”

听了书记的话，刚才热闹非凡的会场忽然安静下来，光剩下了人们使劲咂着嘴唇抽大蛤蟆头烟和分明是不那么自然的咳嗽声。沈书记感到有点诧异，便以诲人不倦的领导者风度，又讲了一遍政策条文，然后问：“都还有谁没进组？举举手吧，先拢一拢，看哪个组欢迎，自己愿意到哪个组去。都有谁呀？”说着，就在人们中间仔细审视起来。

大蛤蟆头烟又使劲地鼓起来了，烟雾先是升到棚顶，再慢慢往下压，快压到人们头上了。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沈书记越发



奇怪。他猛然发现了，在大蛤蟆头的烟雾缭绕中，有五个低垂着的头。头垂得那样低，以致稍不注意就看不见他们，即使看见了，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和眼睛。数九寒天，窗户上哈气成霜，可那五个人的发梢额角，却闪着亮晶晶的汗珠。

中共三门李大队支部书记沈春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扇了一巴掌。他看清楚了，那不是别人，正是本生产队的五名共产党员。看：身材高大、年纪五十开外的党小组长王才，复员兵、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荣凤春和刘清洲，河北人、壮年汉子王汉周和他的妻子、剪短发的王淑梅。对啦，正是他们五个人没有进组。在惶惑中，沈春想起了不久以前改选生产队长的事。他们这里硬是把党员队长荣凤春选掉了，换上了一个非党员。那是不是今天这种事情的先兆呢？是的。可惜自己当时竟没有留心。

沈春无奈，只好等脸红过一阵以后，勉强把心稳一下，很委婉地说：“我刚才看，还有几户等着入组的，都是社员，总不能甩出去几家，那样也不好。看看哪组愿意吸收他们？”

沉默。

沈春身上的不自在一分一秒地增长起来，好像浑身的血都在往外膨胀，再看自己那五个同志，脑袋越发垂得低了。

“看看……哪组……”沈春的声音越发微弱，以致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说话。

沉默，还是沉默。

屋子里这样静，连小孩子吃奶的声音都停止了。也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长时间。

“我们组就这些人啦！”忽然有一个人说，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使得全屋的人都吃了一惊。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看，却



是刚才插旗的王占河。

“我们组也够啦！”又一个红脸汉子跟着高声大噪地嚷，“书记刚才不是讲让自愿么？我们就这些人自愿。”

这是封口了。眼珠不叫眼珠，真眼仁（人）呀！

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都不要！……

当天夜里，这几个被抛弃的布尔什维克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党小组长王才的家里。王才是这几个人中间的长者，有着近三十年的党龄，又当过二十来年的生产队长。这位从八岁起就当半拉子、扛大活的老同志，当年曾是村里的一等棒劳力，后来又驰骋疆场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在难忘的1967年，还戴着三尺长的“走资派”高帽子，在全大队被光荣游斗。如今，霜欺两鬓，英雄老矣！

但他真的老了吗？今晚，王才望着默默聚拢来的同志们，心里边一阵酸楚。他一个个地看着大家的脸，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愤愤不平。那个唯一的女党员、河北人王淑梅两眼红红的，呼吸之间还有抽咽声在。他想安慰他们几句，却又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候，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27岁的荣凤春说话了：“这不是故意整人吗？咋的，一个不要！真把我们党员一碗凉水看到底了！上公社、上县，也得说道说道。”

“不假！”王汉周接过来了，他在河北曾经当过大队团委书记，很有点理论功底，说话喜欢提到纲线上认识，这时就操着一口河北腔说：“共产党领导一切，分组不要党员，这就是阶级斗争！”另一个年轻党员刘清洲听了，也就着高往上拔，大声说：“可不是咋的！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四个坚持！跟沈书记说说，他们自个成立的两个组不合法，得推倒重来！”



“我看倒不一定扯到阶级斗争上去。”还是女党员王淑梅实事求是些，“人家一多半怕是嫌咱们干活不行。咱也别强求人家，自己成立个组吧，架不住早点起，晚点歇，能总拉后？”刘清洲听了也说：“可也是！搞原子弹、人造卫星不行，真格的了，种大地，这么大个子，就干不了？”

七言八语，莫衷一是。王才听着这些议论，心里不住地翻腾。能扯到阶级斗争上去吗？当然是气话。真的是人熊、干活顶不上去吗？也不全对。他总觉得大伙没说到真正的原因上去。是没有看到？还是不肯那么认识？他想引导大家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说：“咱这五个人，除我过了50岁，三十上下的多，就是汉周也才46，正是庄稼人下力气干活的好时候。可这些年咱们都咋干的呢？我是党小组长，我清楚。你们也不傻，能不知道？不讲别人，就说我吧。自个儿觉得年纪大了，在村子里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如今两个儿子在城里工作，活泛钱儿多，光自留地一年就收四石粮。自家日子过好了，就想当老太爷享清福了，管大家的事少了，地也不下了。不像个共产党员。今天会上的事，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党……”

老王才这一说，其他人都耷拉下眼皮。荣凤春年轻，受不了这话，赶紧说：“你老上岁数了，要怪得怪我们年轻的。我复员回来，庄稼活生了，好当甩手队长，对人态度又不好，挺横的。我结婚以后那阵，听社员有反映，说我穿的溜光水滑，骑个小车，见天嘤儿嘤儿地，东跑一趟，西颠一趟，干拿补贴工分，当时我还有情绪。把我队长选掉了，也不是滋味。如今看，这不是给党抹了黑么！”小伙子说着，流下了眼泪。

这一来，大伙都检讨开了。有说因为嫌前勤太累，甘心当了保管员的；有说年纪轻轻却操起鞭杆子当小猪倌的；有说利手利



脚却不再爱再下田的。是啊，我们这几个党员，除去淑梅不算，都当过兵，都当过生产队长，人人能说会道，可就是有一点，马列主义是专冲别人的，把“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变成为自己个人谋利益了。

“见椅子歇腿，见酒盅开胃，千里马也架不住恋栈。谁能拥护恋栈的千里马？”见大家说的差不多了，王才总结似地说，“我们党员啥时候变得这样了呢？”他在沉思中，想鼓励同志们几句话，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他努力回想着当年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班长或连长是怎么鼓励自己来的。他终于没有想起来。当年的共产党人似乎没经历过这种失败。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如鱼在水，如鸟在林，从来没有听说过被人民群众抛弃不管的事。屡闻不鲜的，倒是老大娘或大嫂子，大伯和大哥们，有时甚至还有刚懂一点人间善恶的小嘎子和小闺女，为了保护一个党员，宁可在敌人的皮鞭和棍棒下，血肉横飞，宁可被烧了房子，填了水井，有时甚至不惜满村老幼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口，也决不肯让党员同志受半点伤害。而我们的党员，也可以随时随地，为了人民的利益，极端自觉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党是人民的心，人民是党的命。

但是现在，我们五个共产党员不受欢迎了。

怨谁？怪谁？……

在这寒冷的冬天的午夜，在这间孤零零的小土房的暖烘烘的火炕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以前所未有的郑重态度，讨论着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课题：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的位置。这是何等发人深思的课题呀！月挂中天，星汉灿烂，大盐碱滩上闪耀着雪一样的色彩。那是使人望而生厌的涩碱，还是月轮的明洁的光辉？